

守正创新,积极应变,不断提升文化原创能力——

## “科幻时代”,科幻何为?

## 1 “科”是“骨骼”,“幻”是“灵魂”

贺绍俊(沈阳师大特聘教授):科幻文学既姓“科”,也姓“幻”。“科”指科学思维,它是科幻文学的骨骼;“幻”指超凡的想象,它是科幻文学的灵魂。当我们谈论科幻文学的“科”与“幻”时,本质上是在探讨人类如何以有限的理性触碰无限的未知。

“科”之骨骼。科学思维作为科幻文学的骨骼,其核心价值在于为幻想提供“认知锚点”“推演框架”。这种“科”并非对现有科学理论的刻板复制,而是以科学方法论为基底的思维范式。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往往遵循“有限颠覆”原则——在宏观世界观上突破现实边界,却在微观运行机制上严守科学逻辑。科学思维不仅体现为具体知识,更表现为质疑、实证、探索的精

神内核。说到底,它是科学精神的隐喻性存在。

“幻”之灵魂。科幻文学之“幻”其实就是文学中的想象力。超凡想象作为科幻文学的灵魂,其根本意义在于突破经验边界,通过科学的隧道去抵达人类认知的“不可言说之境”。科幻文学的魅力往往源于对“不可能”的创造性转化。科幻文学的超凡想象并非对科学的背离,而是以文学形式拓展人类理解世界的维度。强调科幻文学之“幻”是科幻文学的灵魂,也就是强调科幻文学首先必须是文学。但科幻文学的想象力是在科学思维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,因此它带有“思想实验”的特征,其幻想场景往往是检验人类价值观的理想实验室。

科幻文学往往借助科学的想象探询超越现

实的问题。这些超越现实的设定,如同将人类文明置于不同的“思想离心机”中,迫使读者在极端情境下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伦理、情感与存在意义。此外,科幻文学的独特美学特质,是在科学理性与艺术感性的碰撞中产生出震撼人心的美感。这种美感不仅源于对宇宙尺度的敬畏,更源于人类以有限智慧触碰无限时的悲壮与浪漫。

总而言之,科学定义“是什么”,幻想探索“可能是什么”与“应该是什么”。正如DNA的双螺旋结构,“科”与“幻”的螺旋上升,共同编织着科幻文学的基因密码,使其既能扎根现实的土壤,又能向着宇宙的深处生长出思想的枝叶。

## 3 科幻,越来越成为一种叙事方法

徐福伟(《小说月报》《科幻立方》执行主编):我从2021年开始每年都会写一篇梳理与考察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综述。从2023年开始,我发现“科幻叙事方法”已成为年度中短篇小说醒目的创作关键词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,科幻文学既是承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,同时又是文学上的“新质生产力”,对于提升文化原创力意义重大,前景广阔,大有可为。

从编辑实践视角来看,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学期刊开始以专辑或者小辑的方式推出科幻小说。《花城》2024年第4期推出“科幻女作家”专号,探讨女性视角之于科幻文学创作的意义。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2024年第3期推出“女性科幻小说”一组,有凌晨、夏笳、段子期、吕温等作家的作品。《长江文艺》2024年第9期推出“科幻文学”专辑,并配有周志强的评论文章

《科幻文学:书写新现实的可能性》。《天涯》2024年第2期推出“类型文学大展:科幻小说”小辑,《草原》2025年第5期设有“科幻盲盒”栏目。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设有“幻想客”专栏,《文学港》每期也有“科幻叙事”专栏。《中国作家》《作品》《上海文学》《边疆文学》《西部》也都有科幻小说刊发,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《思南文学选刊》等都有科幻小说的选载。

周大新、张翎、蒋一谈、潘灵、王威廉、陈崇正、黄平、修新羽、吟光等作家,既写传统小说也写科幻小说,彼此之间互相更新和校正叙事经验,由此形成了两副笔法的双向赋能,不断将小说叙事艺术推向更为广阔的宇宙天地。在他们身上,我看到了未来小说写作的广阔前景,科幻不再是一种狭隘的类型文学体裁,而是小说叙事的一种方法。尤其是,青年作家的科幻小说

展现了非凡的想象力,他们的写作面向遥远的未来汲取叙事资源,面向浩渺的太空宇宙描绘科技与人类的未来宏大画卷,进而反思科技与伦理、生态、资源、文化等后人类世的命题。

无论哪一类型的小说,就本质而言,都是在探讨人类的内宇宙与外宇宙的问题。外宇宙指涉苍茫宏阔的宇宙世界观及未来世界的想象空间;内宇宙则关注人类共通的内心情感世界,如爱恨、悲悯、迷茫、忧患、恐惧等。传统小说是基于人、天、地三位一体的叙事,科幻小说则是基于人、机器人、地外生命、太空等多位一体的叙事。无论是地球叙事还是宇宙叙事,都是基于人的主体性。也就是说,所有一切叙事的源头都来源于人的内宇宙,由人的内宇宙出发与天地、与太空等外宇宙产生深度的关联,从而产生有张力的情感空间。

## 4 以更优质的科幻影视作品提升中华文化辨识度

李舫(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):科幻作品凭借其宏大的世界观、奇幻的视觉元素和对未来世界的独特构想,天然具备影视改编的优势。然而,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,科幻IP的影视化改编之路面临诸多挑战。从技术层面来看,科幻影视作品对特效制作、场景搭建等方面有着极高的要求,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先进的技术支持,才能将科幻文学中那些奇思妙想的场景和概念完美呈现。从内容创作角度而言,如何在忠于原著精神的基础上,对故事进行合理改编,以适应影视艺术的叙事节奏和表现形式,是创作者们必须面对的难题。此外,在市场接受度方面,科幻题材相对小众,如何吸引更多广泛的观众群体,打破科幻圈层的壁垒,也是

科幻影视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为了进一步提升科幻创作与影视转化的水平,需要从多个方面持续努力。在创作方面,作家们应不断拓宽视野,深入挖掘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中的新元素、新问题,将其融入科幻作品中,创作出更具思想深度和时代感的作品。同时,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读与运用,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科幻创意巧妙融合,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作品,提升中国科幻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辨识度。

在影视转化方面,要加大对科幻影视制作技术的研发与投入,提升特效制作、虚拟现实、增强现实等技术水平,以满足科幻影视作品对视觉效果的高要求。其次,要注重培养跨专业的

科幻影视创作人才,通过建立专业的培训体系和创作平台,为人才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。从政策支持角度来看,应出台更多鼓励科幻创作与影视转化的政策,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科幻产业,推动科幻产业的繁荣发展。同时,要加强对科幻文化的宣传与推广,通过举办各类科幻活动、科普展览等,提高公众对科幻文化的认知度和接受度,培养更多的科幻爱好者和潜在观众。

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科技创新的持续推进,中国科幻有望在世界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。通过这一独特的文化载体,中国将向世界传递中国智慧、中国价值观,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,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。

节奏。

**类型化结构+文学性风格。**这一类特点在于遵循类型框架(如太空歌剧、赛博朋克),但语言高度风格化,赋予类型元素隐喻意义。例如威廉·吉布森的《神经漫游者》,是典型赛博朋克主题嵌套AI觉醒的经典科幻母题的结构。小说用破碎的霓虹美学语言重构了科技对人的异化。

**类型化结构+类型化风格。**这类写作特点在于高度依赖科幻类型范式(末日灾难、时间旅行、外星人入侵),语言直白,服务于情节推进。例如安迪·威尔的《火星救援》,以经典“绝境求生”模式(宇航员孤身火星自救),严格遵循“问题-解决”单元剧结构。此类风格在于技术细节密集但语言通俗幽默,更强化硬科幻的沉浸感。

这四个基本的表达象限,是科幻创作面临万千选择的缩影。理想情况是,作者自发的表达就足以百花齐放,各得其所。但现实是,科幻写作往往来自外部需求的牵引,这些需求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。作者往往摸着不确定的绳索过河,就像踏入了沼泽,走着走着就走散了。这是中国科幻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性问题。

问题关键在于,整个科幻产业尚未成熟,市场无法提出一种稳定的价值规律,结果也无法有效地进行预判。

科幻产业市场并没有完成科幻细分类型的分流,也没有完成有效合流,所以出版方的要求是非常宽泛而多变的,无法落地到稳定的编辑流程里。例如有时,平台会征集某个题材的专辑稿件,但一般都是比较大的题材方向,没法提出一个类型规则。一方面没有这方面的市场培育,另一方面成熟作者群体非常有限,产量也有限,没有可选择的余地。未来更多的突破,还需要有志于此的同仁一起探索。

## 5 探索科幻细分类型的分流与合流

万象峰年(科幻作家):科幻文学作为科幻文化产业的一环,其创作是由平台和作者的需求相互牵引达成的。理想的情况是平台提供一个既贴合市场又能够挖掘作者潜力的方向,作者充分理解需求,拿出创新的理念并写出作品。

现实问题在于,科幻小说创作的最根本选择是什么?作为科幻写作者,我究竟应该用什么方式表达?为方便理解,我简单地假定一种模型,如果说文学性表达是围绕要表达的内核建立一整套叙事策略(比如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),类型化表达则是最大程度借助读者已有的认知预期来承载(比如《星球大战》)。如果将这一公式提炼为“文学性结构/类型化结构+文学性风格/类型化风格”的组合,将可能产生四种组合。

**文学性结构+文学性风格。**这类写作特点在于叙事结构复杂(如非线性、多重视角、嵌套叙事),语言风格高度文学化(隐喻性、诗性、心理深度)。例如厄休拉·勒古恩的《黑暗的左手》,其结构特性在于以人类学报告与个人回忆交织的碎片化叙事,探讨性别与文明的本质。风格是具有冷冽而诗意的语言,大量哲思对话与心理描写,弱化传统科幻的科技观。

**文学性结构+类型化风格。**这类写作特点在于叙事结构突破类型常规(如反英雄、开放式结局),但语言保持通俗流畅,兼顾思想深度与可读性。这种组合本质上是一种“诱捕式写作”——用类型的糖衣吸引大众读者,再用文学结构完成思想的传达。例如姜峯楠的小说《你一生的故事》在改编为电影《降临》时,以非线性时间叙事塑造非线性思维的哲学实验。风格是第三类接触的科学悬疑外壳,具有科幻短篇的紧

## 6 在危机与挑战中寻找新路

孟繁华:中国科幻文学未来能否持续繁荣,取决于创作生态的健康发展、科技与人文的深度结合,以及产业化能力的提升。当下,科幻面对的挑战首先是原创性不足,部分作品仍受西方科幻影响较深,需探索更具中国特色的表达。而且科幻读者基数虽然有所扩大,但核心粉丝群体仍需培育。

未来发展方向,首先是题材多元化。除传统太空歌剧、外星文明题材外,更多作品可聚焦当下前沿科技与社会问题;本土化叙事需得到强化,比如结合中国历史、传统文化或当代社会现实展开书写的科幻作品。第二,国际化与跨文化传播。应当有更多的中国科幻作品通过翻译、国际合作走向世界,在世界科幻格局中形成独特的“中国科幻流派”,由此中外合拍影视、全球发行模式可能进一步成熟。第三,科技与人文的深度融合。科幻文学要更关注科技发展对人性的影响,如后人类伦理、数字生命、社会不平等问题,气候变化、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或成为重要主题。第四,产业生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。科幻IP的全产业链开发,文学、影视、游戏、动漫需要更成熟,但需避免过度商业化导致内同质化。

姜振宇(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):当我们讨论的是科幻人如何面对一个正在到来的科幻时代的问题。30年前我们在春晚看蔡明演机器人,今年在春晚看机器人转手绢,科幻已经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必须处理的现实命题,甚至是工作对象。

科幻在中国经历了从民间的科幻文化,到体制化的科幻事业,再到面向市场的科幻产业的多个阶段。此时各种形态的科幻产品发展其实并不平衡,从技术的积累、IP的积累,到相关人才、政策乃至工作流程的发展都需要深入的探索。尽管当下的中国科幻在各个方面有一些探索和成绩,但下一个阶段,仍然需要面对巨大的、颠覆性的挑战,那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。从个人经验来说,它带来的最大影响,实际上是对个人工作能力的解放。我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练习,就可以



孟繁华(沈阳师大特聘教授):当下,我们正在热烈地讨论新大众文艺。新大众文艺的创作实践为这个时代的文艺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。新大众文艺虽然创作主体、表现形式和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,但是,新大众文艺毕竟也是大众文艺,其接受群体更多的是年轻的文化消费者,同样也有和大众文化相同的属性。

科幻文学是一种兼具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双重属性的文学。科幻文学能够探索具有深度的问题,比如《三体》的哲学思辨和对文明存续的探讨等,因其深刻思想性引发了学术讨论。同时,科幻文学具有娱乐性和传播性,很多科幻小说以星际冒险、时空穿越等通俗题材作为内容,非常适合大众群体消费。

科幻文学既依托于科学逻辑与想象力,又具备文学的艺术表达和人文关怀。这种独特的交叉性使其成为探讨未来、表达科技与人类命运的绝佳载体。未来,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变革,科幻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叙事形式之一,而中国科幻能否在其中占据引领地位,取决于创作者如何更好地融合科学逻辑与人文精神。

宝树(科幻作家):今天的科幻已经和之前的世代有了本质差别。在从玛丽·雪莱到阿西莫夫的百年之间,未来是未来,现实是现实,幻想是幻想,生活是生活。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不可能从实验室冒出来,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侦探不会真的在街头出没,克拉克的星门也没有在现实中的2001年打开。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世界和遥不可及的另一个宇宙也没有太大区别。而当未来科技逐渐到来时,人们可以舒缓平静地接受它们成为新现实的一部分。

但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,科技发展速率沿着一飞冲天的指数增长曲线激增。未来已经从缓慢移动的静川,变成了排山倒海而来的巨浪。高铁、大飞机、空间站、3D打印、基因测序与编辑、分子靶向药物、移动支付、区块链、大语言模型,乃至更新的元宇宙、脑机接口、量子计算、无人驾驶、陪护机器人、可控核聚变,新技术和新理念正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纷至沓来,迅速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,甚至在我们完全熟悉它们,将它们作为稳定的现实之前,就已经过时,将星头转向的我们交给了另一波更新的浪潮。未来已成为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或者说,现实自身溶解在未来之中,完全被未来的可能性所主导。科幻小说中的剧情,也变得越来越难以与现实问题分离。

一切并不是发生在和眼下无关的某个时空,而可能就在我们身边,就在明天。这当然并非主张科幻是对未来的某种精确预言,或者说其价值要以预言的准确性来衡量。而是说它所打开的可能性空间,与当下时空正在碰撞和交缠。它的奇特和怪诞并不因此而稍减,但已经将现实本身浸染其中。可以说,人们必须通过科幻的“黑镜”,才能直面当下正在发生的灼眼现状。

今天,科幻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都获得了空前的重视,本质上是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时代本身的话语系统。当我们每天都在谈论大数据、元宇宙、AI创作、无人驾驶、基因编辑,又或者全球极端气候、核废水污染、新冠状病毒、无人机作战、信息污染和网络暴力的时候,无论是好是坏,我们从感性的层面上,都不得不感叹说:“这世界真是越来越科幻了。”

生成一些“过得去”“还凑合”的影像、声音和特效。绝大多数时候,这就足够了。

当

技术和流程的简化正成为某种趋势的时

候,创意本身的重要性就得到再次凸显。科幻的创

意写作在这方面“身段”灵活得多。20世纪末,北美

作家们在写作、版税之余,靠给电视剧写剧本、脚本本来获得收入。10年前科幻IP风行的时候,中国许多科幻作家手里都有一两个自己的本子在改,刘慈欣到现在还是《王者荣耀》的世界架构师。除了影视剧、游戏之外,还有一个新兴的方向,就是各地的文旅项目的整体故事包装,比如青海的冷湖项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。就现实而言,“创

意写作+科幻”两个领域的结合,未来有巨大的实践空间。

科幻的重要性从不在于作为一个文类、一种类型文学而存在。真正具有价值的,是对由科技带来的变化,或者被科技解放的想象力、生产力的信念。我们身处于科幻的时代当中,当下遇到的一切,只能靠人类自己的创意以及对变化的适应来面对。

宝树:事实上,科幻“火”了之后,传统意义上的科幻更多面临着严峻而深远的危机。幻想与现实的壁垒被打破后,科幻在幻想领域的自治性也被破坏,传统的写作套路,诸如外星人、机器人、宇宙飞船等“老三样”,或者简单作为故事道具的量子力学、赛博空间、时间穿越等概念,都令人感到陈旧乏味;如果生活自身就变成了科幻,而且是最丰满真实的科幻,那么读科幻小说还有什么意义呢?我们从小说中还能得到什么?

如何提升科幻的原创力,还需要继续探索。但

我认为无论在何种变迁下,科幻不能丢掉自己最根本的、对于惊奇感和推演性的追求,这需要创作者对科技前沿领域有更多深切的把握,从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展中获得灵感,体现科幻原发的智力追求。另一方面,科幻也不能止于传统所谓“硬科幻”的疆域,而要发掘之前较少涉猎的语言学、心理学、经济学、传媒学等人文社科的思想理

(原文为与会者在“辽宁科幻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”上的发言,系编者策划并编整理)

## 2 直面科技革命与新大众文艺的新语境